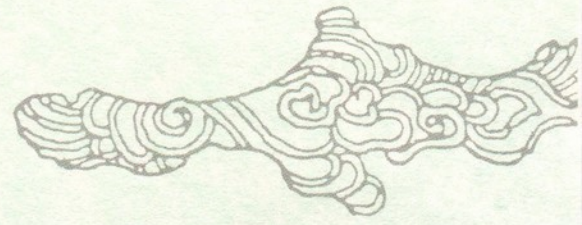


散文



念之中，則天地也無以消納這種遺憾！

「唉！生是什麼？死是什麼？愛是什麼？義是什麼？老了，老了。」林明興輕輕掀起褲管看看，骨瘦如柴、斑紋雜生，已不是碩壯的青年、中年，青年祇在追夢裡，現在僅有辛辣、苦楚和這截碗口粗的疤痕。

想著，確實已很累了，伊輕輕的撻撻頸項，腦海裡一片黑暈，不過還記得神像眼睛尚未開雕，就差這麼一點還沒做好。所以也沒等多久，林明興就掄起另一枝銳利的尖刀，奮力提振自己的精神，半貼半伏在神臉的側緣。伊知道自己已無法再力撐一段時間，在瞠眼前必須儘快把工作完成。今夜的雕像是如此的艱澀和滿足，滿足的不想停下工作。盈滿的精力已乾涸，在生命灰飛的前一刻，把一座真神移進木桶中是伊此岸最大的祈求，這希望就差一點可以達成。儘管現在眼前幾成迷惘一片，但林明興心無二用地雕刻神像低垂的眼臉和珠目，以竟全功。

親愛的朋友在你面前此刻矗立的與其說是一塊石碑不如說是一段史悲當年橫飛的血肉此刻已化為安靜的塵泥但那些失去的青春年華卻再也呼喚不回了而今而後但願我們唾棄因懦弱懼怕而生的殘暴但願我們有離開錯誤的決心與智慧能不因別人的刺刀而受傷流血的人是有福的雙手清潔而不會染上他人一滴血的人是有福的播種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的人是有福的而今而後我們渴望沒有一付肉體因人世的仇恨而受虐我們祈禱再沒有一雙眼因他人的凌辱而流淚讓哭過的眼睛終於重睹初現的黎明。

「是你嗎，醫生？」林明興心中呢喃著，握刀的手似有似無癱攣著，又苦撐了一會兒，終於體力不支抱搭在神像的肩上，緩緩的睡去、沉沉的睡去……

灰天上透出些紅色，地與遠樹顯著更黑了；紅色漸漸的與灰色融調起來，有的地方成為紫灰的，有的地方特別的紅，而大部份的天色是葡萄灰的。又待了一會兒，紅中透出明亮的金黃來，各種顏色都露出些光；忽然，一切的東西都非常清楚了。跟著，東方的早霞變成一片深紅，頭上的天顯出藍色。紅霞碎開，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橫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東南角織成一部極偉大光華的蛛網；綠的田，樹，野草，都由暗綠變為發光的翡翠。老松的幹上染上了金紅，飛鳥的翅兒閃起金光，一切的東西都帶出笑意！

散文組評審委員

十



楊昌年先生（召集人）

筆名戈壁，湖南湘陰人。師大文學士。曾任政大中文系講師，靜宜文理學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系教授兼人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開授現代文學系列課程及古典小說專題研究。著有〈現代詩的創作與欣賞〉（文史哲）、〈現代散文新風貌〉（東大）、〈超人行〉、〈域外小說析評〉（幼獅）、〈話劇的創作鑑賞與批評〉（中央文物供應社）、〈十二樓月自明〉（文學批評、漢光）、〈相見爭如不見〉（短篇小說集、采風）、〈明天〉（散文集、幼獅）、〈書生現形記〉（歷代經典寶庫、時報）十餘種。



王邦雄先生

台灣雲林人，民國三十年生。文化大學哲研所博士，現任中央大學中研所教授。著有：老子的哲學、韓非子的哲學、儒道之間、中國哲學論集、做個出色的人、生命的大智慧、行走人間的脚步、老子道、生死道、人間道、向生活說話、當代人心靈的歸鄉、沒有天沒有地、人間因緣、緣與命、再論緣與命、文化復興與現代化、材與不材之間、人生關卡、莊子道、走入經典世界等書。



尹雪曼先生

河南省人，國立西北大學畢業，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曾服務新聞界多年，並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專、政戰學校及世界新專等校。著有文學理論、長短篇小說、散文等書四十一種，並曾以「海外夢迴錄」一書獲教育部民國五十四年度學術文藝獎文學獎暨中山文藝獎。現任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文藝新聞雜誌發行人、中國作家藝術家聯盟會長。



曾昭旭先生

廣東大埔人，民國卅二年二月二日生。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副教授兼所長，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王船山哲學、道德與道德實踐、文學的哲思、論語的人格世界、性情與文化、情與理之間、人生書簡、從電影看人生、且聽一首樵歌、提起與放下、人間世與理想國、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中國義理學之思維與實踐、中國美學初論等書。



龔鵬程先生

江西省吉安縣人，民國四十五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台灣學生書局總編輯等。現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著有「文學與美學」「文學散步」等書廿餘種。

散文類總評

楊昌年

應徵散文作品共一百一十篇，可謂大豐收。經過五位評審在年假期間仔細地審閱；再經集會交換意見，獲得共識，錄取了六篇。評審過程雖然漫長，但結果大致順利。

首獎〈群樹〉：自大陸旅遊題材中翻出民眾生活的檢討。人不如樹，是因為：「這土地上的人未必都長得不好，只是環境困住了他們。他們就像是盆子裡的樹苗，根無法伸展，枝葉自然也不能正常地生展。」旨哉斯言！感染到作者的悲憫，同屬那片土地血緣相連的國人，讀之關懷難禁。這一篇文章理念省思既已深密，而行文又復精美，真切可感。文質俱勝，無愧佳構。

第二名〈出塞曲〉：以超現實的設計與曩昔回憶作錯綜表現，手法很新。在青少年成長的歷程之中：有飛揚之志，也有失落的倦怠。這一篇表徵了現代青年的生活心態，具備寫實價值，而行文詩化之句，尤為緊密精緻。

第三名〈迴音谷〉：抒寫少女因棄嬰身世而萌生自棄心理，反怪養父不該全活撫養。畸型的反感終在成長經歷中逐漸改正，認知到親情溫暖，人性改變，彌足珍貴。描述世外桃源的自然環境，形容想像豐美。而修辭工力的一流，顯示作者才情、詩與散文均具深厚根柢。

佳作三篇也各有殊勝：〈抉擇與錯過〉一篇：述青年成長歷程的坎坷。人生際遇，「抉擇」之難與「錯過」之易，理念省思，平實可貴。〈我心深處〉一篇，特寫青年生活中的情愛真切，心理成份深密，理念亦佳。〈茶煙映山起〉一篇：以連綴體散文手法述種茶人家，情理均佳，修辭亦秀美不凡。

佳篇甚多，而限於名額，難免有遺珠之憾。在此向六位得獎人致賀；更關心的是未能入圍的眾多才智之士，盼望你們堅持勤力，再攀高峰。

一九九三、二、十七



林韻梅

42. 8. 9. 生

福建林森人

師大國文系畢業

現職

省立台東高中國文教師

作品／

「花的隨想」、「和她們在紅塵裏錯身」

群樹

散文組第一名 林韻梅

這土地上的人未必都長得不好，只是環境困住了他們。他們就像是盆子裡的樹苗，根無法伸展，枝葉自然也不能正常地生長。

人不如樹，這不該是我的喟嘆。

(一)

天安門六四事件發生前一個月，父親帶著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母親回到福州舊居。祖父母墓木已拱，大伯也仙去，五叔早在鬥爭中闖上青春生命的扉頁，只二伯從崇安趕來。父親指數著照片中的人物，我認識了許多堂表兄弟姐妹，也看到了西湖、鼓山的身影。父親述說著生活的不易，表姐夫在外資公司工作，有機會出差，生活算是中上，但表姐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中，把雞蛋都留給雙親，正長大的甥兒，每天早上只是一大碗稀飯，一小撮醃菜，父親不忍，要表姐把蛋留給正在發育中的孩子；父親又述說著擔憂，二伯從崇安來，他特別去信要兩位堂兄隨行，回程時，把送他們的錢包妥，由二伯父子三人分別貼身綁好，再三叮嚀，才讓上路，可不願讓二伯這蓋房子的錢成了禍星。至於回來不久便因肝炎住院的母親，則是述說著居處的不便，她一向是細心而客氣的人，一向怕攪擾人，怕增加他人的負擔；我可以體會到：當親人們刻意讓出家中最好的房間，拿出他們所有的最好的食物時，她的心情是多麼不安，而且母親是極愛乾淨的人，卻又是受過老式教育的溫婉女子，知道她忍受鄉間如廁的苦惱，忍受著衛生環境的諸多差異，無怨地陪著父親在家鄉住了近月，坐在病榻旁的我，不禁要撫著她的手，稱讚她的勇敢。可是，一說到武夷九曲，母親因病而蠟黃著的臉，泛出少女

般幸福的神采，是我一直都不曾見過的；母親讚嘆著：真像仙境一般！父親拿著相片述著他們坐小竹筏逆水上行的情景。春末／風吹過武夷／仍是料峭／玉女峰玉立江岸／送我如詩水程／以碧沈沈的凝眸——我努力地釀出這些文句，想詮釋雙親首次長時間同遊的浪漫。

父親說，所到處，樹都長得好，風景也好，人卻長得不好。又說，當年他隨軍隊到錦州，沒有機會進北平，上長城，是一件最大的遺憾；其他的遺憾還有——沒遊過中國人都以為至親的黃河、長江，沒看過十里洋場的上海、通商大埠的廣州，也沒能細賞黃山、西湖、桂林山水。

因此，我決定要彌補這些遺憾，更重要的是要自己真正接觸故國的土、故國的人；那塊自書中認識了二十餘年的土地，始終既清晰又模糊，那塊父親口中孕育地成長、他或走過或未走過的土地，也一直是既接近又遙遠的。登臨斯土，讓模糊的，真能清晰，讓遙遠的真能在眼前，讓多年架空的理想變為真實；登臨斯土吧！我鼓勵著自己。

(二)

父親說得沒錯，樹長得真好。隨身帶著鏡頭可伸縮的傻瓜相機，到處捕捉樹的風姿。桂林，不只是桂樹成林，樟樹也是，象鼻岩旁的大路兩邊種著四列樟樹，枝葉交織成網，雖不能完全擋住日光，青翠生風的葉，卻帶來不少涼意，爬到疊彩山的最高處，看這盆地中的小城，四圍濛濛綠著的山嶺，漓江流瀉翡翠般的綠意又蜿蜒著穿城而過，整座城像一片綠色的海洋，山頂的風恁是冽冽猛吹，心靈在那時刻像從久禁的囚室中釋放出來，我不想下山。重慶的市樹是黃桷——一種大葉榕，種在鵝嶺公園上的，姿態尤其自在灑脫，襯著背後的嘉陵江水，更顯得生機勃發。三峽兩岸，柑橘的葉子油亮亮的墨綠，可以想見秋來花開時，白色花朵散放淡淡素香的動人。由宜昌往荊州的公路兩旁，梧桐成列，水杉森然，雨後的棉花田是一片新生的嫩綠。武漢的垂槐，彎曲卻堅韌的枝條，一旦圓細的葉子長遍，便像綠色的瀑布在黃鶴樓側傾瀉著它的柔媚，羈纏著遊子的脚步。

從西安開始，南京、杭州、上海，都是法國梧桐的地盤，通常是讓樹長到五、六尺高後，從中截去樹幹，讓樹枝向四方舒展，久而久之，寬闊的葉、交纏的枝就蔭翳成幕，可以阻絕夏日炙人的四十度高溫；讓人的心在濃濃的樹影下稍事憩息，在濃綠中，即便趕路，也不至於惹來一身疲憊吧！

北京的樹是更多了，樹種也多，由市區到機場的一段路，忽而老槐，忽而梨木。忽而核桃，連綿迤邐成樹的長河；其中楊樹清癯的模樣最是突出，上揚的枝，密實的葉，一些兒也不拖泥帶水。這樣的楊樹，在西安往半坡的路上也曾看到，只是樹後的石榴園中花紅正是燦爛，搶去不少風采。最美的楊樹都是在火車上看到的：一次是車子駛過華山脚下不久，進入渭河平原，田疇綠毯子似的，渭河則是錦緞製的鑲滾，再繡上幾株白楊，錯落有致的，讓人暫時忘掉前面黃土高原的荒拓所帶來的悲涼感；另一次則是在南京往黃山的途上，天還濛濛亮，歙縣的農家已起早了，田壟上背筐的、田地裏彎著腰插秧的人影還沒看盡，黑瓦白牆的徽式建築已從墨綠或深藍的背景中跳了出來，屋側或屋後都種著白楊，有的是三株五株，有的是聚成一片，疏朗的也好，密集的也好，在那樣的天光下，每一處都可以入畫。說到「楊」，就不能

不提「柳」了；在我拍攝的衆樹風姿中，有灞橋的柳，華清宮的柳，北京北護城河兩側、西華門旁、圓明園裡，昆明湖邊和北海公園的柳，還有玄武湖畔、蘇堤、白堤附近的垂柳；是送行時要攀折留人的柳也罷，是供帝王后妃遊賞消夏的也罷，是讓初春雨灑鶯棲的也罷，對我而言，都是可以游目、可以騁懷的故土嘉木，當然，也難免要牽惹出一些古典的愁緒，在遊子的心魂中纏繞不散。

廣州的榕樹和木棉，給人的印象就開朗多了；或許是因為這兩種樹在我們的島上容易看見，或許是颯風的裙腳剛過，經過一番洗刷的緣故；在島上往往在廟埕上才看得到的數人合圍的大榕，被容許佇立在廣州的市街旁，恣意招展它們的枝、它們的鬚；而木棉呢？這被當地人稱為英雄樹的，早已搖盡了春天的繁紅，以一身身新綠，喜氣洋洋地站在新開闢道路的安全島上，是最有精神的迎賓隊伍。明知道大陸上植樹綠化是近些年的事，然而，泥土有親，對紮根斯土的鬱鬱蒼蒼的樹，直如千百年的舊識，自然會產生難名的偏愛。

父親說得沒錯；樹，長得真好。

(三)

登臨斯土，不僅是土地踩在腳下的真實，歷史的光影也一下凝聚成形，所有書上的描述都立體起來。翻到桂林山水那一段，從竹江碼頭開始，漓江兩岸的峰巒便以綠色的盛宴饗我，石筍峰、羊角峰、九馬畫山，到陽朔不知名的山，眼看飽了，心還是貪的；黑色小瓦、黃土磚砌成的民居，無論是立在江岸，或是建在公路旁，背景都是覆著茸茸草衣的石灰岩山峰，有些山分明不高，卻只因拔地忽起，竟也有幾分傲岸；多少年來，桂林、陽朔間生活窮困的人們，竟是如此坐擁山水的富裕。翻到長江三峽這一章，載著李白的詩情，朝辭白帝，進入夔門，灑灑堆已被炸毀多年，然而混濁的江水，仍然急急地、滔滔地擠進相距僅八公里的瞿塘峽口，形成許多大小漩渦，我俯身下望，直覺得連船帶人都要被捲入其中；船入巫峽，巫山峰頂雲煙繚繞，那麼幸運地，讓我瞥見神女峰纖瘦的身形，在山巔持續著互古以來為行雲、為暮雨、朝朝暮暮的守候；西陵峽的秀麗處不遜巫峽，兩岸山石變化多姿，一會兒是雲霧籠罩，只見山腰小屋模糊的側影，一會兒清朗朗，綠草坡上聳起一大片耀白的崖壁，千百年來，舟行過此的人，大概都只能讚嘆它的高峻、它的出塵，兩旁山壁，時常可看到白練從山壁中飛灑出來，將周圍的樹洗刷得素淨極了；想到水經江水注的描寫，想到這是一條許多遷客思士來往不絕的道路，而我，正踐履其上，歷史的滄桑一下子全湧上心頭。闖上三峽，再翻到武漢這一章：楚在武昌革命紀念館前的積水中，八月廿七日的硝煙，似乎瀰漫在口鼻之間，孫武、唐才常等人的血似還是溫熱的。再翻閱西安，再翻閱北京，走在西安明城牆的城垛上，攀爬長城幾達八十度的陡坡，想到秦皇、漢武、大唐聲威、明清更迭，那些戍守的將士，他們的心境若何？每一次外敵入寇，每一次大軍出征，烈日下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征袍，冰霜裏幾乎觸不到自己的體溫，最後是原野上的暴屍、溝壑中的枯骨，或幸運地鬚髮皆白，回到幾乎不識的家園。因此，再翻到南京這一頁時，虎踞的石頭城、朱元璋精心構思以引敵入甕的中華門，都無法引發我的驚嘆，我只看到為維護帝王家業所留下的斑斑血跡，在風雨、時光的沖洗下仍留下深深的刻痕。河山有親，讓我藉由每一處古蹟，和前人進行了一場又

一場的心靈對話；但我陷入了另一層沈思——如果把這些歷史剝除，我和這塊土地，又要用什麼連繫呢？隨後我又豁然明白；離了歷史，所有的名山秀水都只是鴻爪下的雪泥，和生命是不會相融相親的；抽離出歷史，再好的風景終究只是浮在水面的光影，無法深入靈魂的底層，無法同感共鳴的。

我終於了然，這塊土地上孕育動人的，不只是自然的衆樹風采，更重要的是——歷史的大樹，歷史的根苗、枝葉、花實，才使得故土風物顯得豐厚而深沈。自然與歷史的交融，在這大地上留下讓每個中國人魂夢牽繫的印記，才讓一個個尋根的脚步走向它。

父親說得沒錯，風景也好，但我更明白，中國的風景要放在中國人的歷史中才有打動人、震撼人的力量。

(四)

歷史豐富了風景，也應該是可以豐饒人的母土吧！如此厚實的歷史土壤，又孕育了什麼樣的人呢？

有些人，雖然只是擦肩而過，卻和那些風姿綽約的路樹一樣，令人動容。桂林街道上，騎著自行車載著一人多高籬筐的平凡百姓；到陽朔水程中，雙足踩著竹筏，一手攀著遊船，一手擎著半徑約兩尺的大扇子，口裏還忙著和遊客講價，努力討生活的壯族青年；重慶市鄒容路兩旁新式的大樓門面，轉進旁邊窄仄的小巷弄，就會看到不及人高的小門，陰暗裏仍可看到裡面陳列著一張張幾乎沒什麼轉身餘地的床榻，坐在門口的四川漢子，可正興高采烈的聊著天；武漢黃鶴樓上，一個個穿汗衫的青年，凝神癡癡看著描述屈原九歌的壁畫，直到我由樓頂下來，他還佇在那裏；在西安兵馬俑博物館中，那位白衣黑褲的女孩，神情專注，說得雙頰通紅，我發現，大陸本地團的導遊都是衣著簡素，解說賣力，好像在教導學生一樣，那種使命感、真是讓人印象深刻；黃山上兜售土產的越族婦女，在雲谷寺纜車站門口和門內遊客大談交易——一斤茶葉換三個水蜜桃，「你換給我們吧！在這裡，小孩兒都吃不到甜桃咧！」還有西湖畔那個穿水色衣裳賣珍珠的少女，「白天要看店、煮飯、洗衣，只有這時間出來，看能不能碰上好客人。」清晨六點剛過，在蘇堤的晨曦裏，我向她買了六條淡水珍珠，人民幣二十元，粉色的珠子，煞似那西子姑娘的純淨。

在這廣漠的大地上，有人一下子就打動我們的心，卻也有些人觸痛了我們。

在桂林最著名的風景點——蘆笛岩外，鵝候著許多小團體，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祖母，一個衣衫不整的年輕爸爸，或身著垢污襤褸的婦女，儘管外型不同，但有共同點，身邊都帶著孩子，小點的抱在胸前，大些的牽在手中；下車前，司機就提醒我們留心，回車時，我們閃著躲著，一上車，司機立刻把門窗關嚴；他們先是站在車外比畫，隨後不斷拍打車窗玻璃，我低著頭，好像被人揭發偽善的面具，我絞緊雙手，不敢面對他們。這樣的情形，在西安的豐鎬東路、南京玄武湖畔、杭州西湖旁，都曾再遇到過，尤其是那對西安「父子」，更令人難忘。我們遠遠看到兩個黑衣人正在交談，忽然一個望向這邊，他立刻脫下右身的衣袖，裸露出上半身，另一個則匍匐倒地，我們慢慢走近，看清了那滿是油漬穢污的衣裳，地上那位，吃力地舉起手掌，另一個則拼命點頭，而我呢？只能猛搖著頭，落荒而逃。其實，在我們的島上也有職業乞人，不予施捨，本也問心無愧；為什麼一旦踏上這塊土地，類似的狀況竟使得我如此窘迫莫名呢？

這種難堪的感覺，在武漢往西安的火車上，感受格外深刻。為了怕行李遺失，拖著笨重的箱子，冒雨進到軟臥專用的候車室，雖然偌大的候車室一燈不開，我們還是相當滿意能將風雨阻隔在外。等到上車的廣播聲響，出了候車室門，我們立刻陷入人潮中，肩上背著小背包，一手拖著大行李箱，一手扣緊裝證件的隨身包，四下環顧，有些驚慌，有些躊躇，但人潮推擠著我們，只有前進，別無選擇，到得車上，我自忖臉上是不是仍然驚疑不定？房外有了喧鬧聲，一位臺灣團的領隊在抗議軟臥票少了兩張，必須有人睡硬臥，一位在廈門設廠的台商從中說項，大陸的全陪要領隊拿出一條洋煙送給車長，問題一下子就雲淡風輕了。車在夜色中駛上京廣路，天亮醒來，已在鄭州。早晨的清風才剛驅走一夜的氣悶，突然間，人聲喧噪，前一夜的場景就在眼前重演，人潮慌亂裏，長治往商邱的列車駛進月臺；有人搶著攀住窗口，有同伴的彼此掩護，沒同伴的孤軍奮鬥，不一會兒，車廂裏坐滿了人，攀住窗口的人仍是黑壓壓的一簇一簇；一個穿解放軍制服的年輕人隔著人群站著，還在猶豫要不要搶攻灘頭，一個看似賣藝的女郎，手持長柄大刀，行李往車窗一塞，裙子撩高，一躍跨入窗中；有好幾扇窗子被放了下來，我驚呼一聲，也聽到一聲慘叫，車窗正壓著一雙手臂，我撫著手臂，那是怎樣的痛呀！手臂終於頹然離開車窗，所有的窗都關上了。有人轉向隔壁的空車，用力拍打車門，那窗始終閉著，拍車門的人越來越多，門赫然開了，一個白衣藍裙的女服務員手插腰站在，而後一隻手指著、開口罵著，人群退後了，逐漸散開了，又回到原先簇擁的窗前。有一個爸爸抱起穿著開襟襖的兒子，走過一扇又一扇窗，終於，一扇窗開了，一隻手伸出來接著孩子，然後爸爸也爬進去了。我們的列車緩緩開動，準備駛上隴海線，我的眼光一直守住那個窗口，希望它不要被關上，希望它留給人們一些同情和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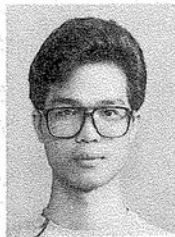
因為是中國人，回到中國人的土地，看到和自己流著相同血液的人，所以會有這樣心情的伏流——有痛心、有神傷、有遺憾，不曾腳踏斯土，不曾眼見斯民，實在是無法完全體會的。

陳若曦在尹縣長的前言裏說道：「以前，我身為中國人好像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民原來是既悲且壯，可愛復可敬，那怕是最平凡的一個人，本身也有數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晶，自有尊嚴。時隔十五年，大陸迭經變化，以我在行程中所遇所聞，固然看到了樂天知命的，勤勞奮鬥的一面，卻也深刻感受到中國人尊嚴的失落；我想，那種失落該是肇因於歷史的斷層吧！人假如是樹，就該根植於歷史文化的母土，才能活出各有尊嚴的獨特樣貌，生機條達；如今，意識形態的框框，將能滋養心靈的母土禁錮著，有如樹被鑿入花盆中，硬生生的環境，再也無法培育出健康的枝幹了。」

父親說得對：樹長得很好，風景也好；但這土地上的人卻未必都長得不好，只是環境困住了他們。他們像是盆子裏的樹苗，根無法伸展，枝葉也不能正常的生長，當然無法和根深植入土、自然無礙成長的樹相比了。

(五)

大地上的衆樹挺立著，撐出洋溢的生意；歷史的大樹在時間的長流裏，也會延續著不朽的生命姿采；然而人呢？人不如樹，這不該是我的喟嘆，我只期待——群樹青青，而樹下有歡愉、自信、挺立的人群。



賴誠斌

57.10.21.生

台灣台東人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學生

出塞曲

散文組第二名 賴誠斌

今早醒來，我盯著陽光移步白牆，心中也是白牆一片。這怎麼回事？在要上班的早上十點？竟感到的是滿足平和，不後悔睡晚，亦不想再睡。我訝異於自己停在一種無感覺的真空狀態。

漸漸我感到自己呼吸著的事實；這裏是台北，可惡的冬季，有酥黃的薄陽搔人癢癢，奇怪的早晨。光影間，見傀儡木偶皮皮在錫鉤冬陽裏扶牆走來：

「我等你多時，可否借剪鉸一用？」

皮皮一天醒來，忽然發現有了自我，他開始想許多許多事，也享受到自主的樂趣，但在同時，也意識到手脚被綁著的事實。他好憂鬱，幾乎到要命。一想到不能完全屬於自己，他就快活不起來。他想逃，逃離這一切切自身以外的束縛。我掙扎起身相迎，但鬼魅壓身，不能從心。模糊中，已見皮皮癱在地上，動彈不得。

我下床著裝外出，逃離鬼影幢幢的屋子，走入熟悉霉味冷冽的台北街道。街上人群擁擠，行人卻只邀了自己的影子一起。人和影一起映在扇扇的玻璃上，交錯一片，成了更多的鬼影子。我佇立其中，盯著玻璃中的自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自主性，是在小學入學日。媽媽在洗衣，便當的縫隙中帶我入學，一聲要聽老師的話哦就趕回家。放學整路隊時，老師耐心地按住址幫小朋友編路隊，那時我已開始惶惶不安，分泌眼淚。待路隊走至叉路，我快速躲入屋角，躲著守護老師的口哨，一邊撐大眼眶來積蓄更多的淚水。等路隊都走過，我開始往叉路小徑狂奔。其實

也不很確定是不是來時路，因為眼淚早模糊了視線。一入家門便抽抽咽咽，放心大哭起來。媽媽只問出了不清不楚委委屈屈，一聲大一聲的哭嚎。在那小徑上，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我只知道媽媽帶我來的這條回家的路，我要回家，沒人能阻止。媽媽卻老是疑心我在學校太笨被罵之類的。

國中是我少年華美的時光，偏愛那麼多的愁，每天翻新，舊瓶新裝，樂此不疲。或者該去怪法國中尉的那個女人，或者梅莉史翠普或者凡夫俗子或者或者。星期六中午起便看不到我的人影，媽媽一點也不擾心，閒閒的說：「要睡死在房裏，要不在電影院。」台東電影院不清場，同一部我往往要看兩三場才滿意。一是這樣才划算，一是這樣才看得懂老外扮戲。總歸年紀小，不太懂戲裏戲外之分，整天痴痴癡癡，就會對著書本微笑，抬頭望去長夜涼風，又對著月光發笑。人困在小鎮上，心在天上俯瞰人間燈火，悲喜衆生：「親愛的世界，我來了，等等我長大，我長的很快的。」

我想飛，老師是翼下之風。台東雖是小鎮，還是有升學壓力的。A班老師常聚在一起研究學生的耐壓性，以期塑造出完美的成績表現。我們班導每每於此便在圈圈之外閒晃。學藝股長交完作業回來，總得履行任務，報告詳情。於是同學們又會想起本班成績在A班上的列名。

國文老師較常考試。但只要一提起費雯麗，她的大眼睫毛總會輕顫，目光飛過教室，停到郝思嘉在夕陽紅光中的黑色身影，抓著白蘿蔔嘔吐，發誓不讓家人餓著。或是詹姆斯狄恩，她也會轉瞬間變化好幾種表情，柔情萬千。這時和她商量不要考試，大半沒問題，老師很美，上課鐘響，她一身圓裙，把高跟鞋敲過走廊，隔壁班男生就會起一陣騷動。小男生是可愛的，他們知道老師其實是高興的。

一天論語考到一半，國文老師忽然暫停，說想上點別的。只見她目光又飄遠了：遠古時，人類或四肢而行，俯面看到映在水中的自己，或二腳立地，仰望羅列星辰，他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我是誰？我從那裡來？」於是，人類文明便起了頭。然後她敬重戒慎在黑板上寫下：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

那時我全身浸潤在不用考試的歡愉中，雖然不懂，卻深深記下了。原來這是要留著以後來感動。

班導長得很帥，我可以在放學路隊中聽到成熟的學姊們談論他的穿著。他的羅曼史也是校園代代相傳的神話。他對班上的意義當然不止於此。他教理化，可是我第一首英文歌卻是他教的。

「那是講一個男人，和他的小馬，和他的槍的故事，當黃昏來臨，……」

班上女生大多愛慕他，男生崇拜他。看男生腳上的鞋子愈來愈多他那一型的就知道。那時那型皮球鞋剛出來，想崇拜還得要有本錢才行。我就屬於沒本錢的那種。加上老師寬鬆的對待方式，使我有空間花力氣在電影中作夢。崇拜電影中的人容易多了，不用為他考試拿高分，也不用買皮鞋。他代表的是教育制度的權威形象，一個壓迫者，我的叛逆因此處處可見，他的原諒卻隨之而來。對他的崇拜加上對他寬容的感激，綜揉在一起竟成了一種不屑，不屑他稍有不合

英雄形象的行為，不屑加入同學膜拜他的行列。我覺得自己是一頭傲骨凜然的幼駒，淒壯悲涼。然而，他自己卻不見得愛當英雄的。老早，他便說了「白門」的故事。是說一群高中男生的夢中情人住在一棟白門別墅，因對她的其他一無所知，遂稱她白門。以後長大，夢想如何又如何幻滅云云。只是同學聽故事的並不多，倒是在等他教下一首英文情歌。

帥哥美女帶出來的班級總是麻煩一點。別班為合唱比賽會找午休時間自己練。本班非要老師去借英數國文及理化來練。我們唱的是「出塞曲」。得了幾名倒忘了，只是每次練唱台上鬧哄哄，台下老師專注地，幾近感動地細聽：請為我唱一首出塞曲，如果你不愛聽，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

國三壓力大，整天困在教室考試，每當黃昏夕下，起涼風時，總會引起教室裡聽不到的嘆息聲。班導會踩著沾染紅土的球鞋，提著網球拍，一臉愉悅：你們慢慢考啊！我打網球去了，看著他滿場奔馳的身影，我恍惚起來；原來，只要熬過聯考的一切，就可以擁有自己的一大片天空，像他一樣，像他一樣，一雙沾紅的泥鞋，一個供你奔馳的球場，一個汗血淋漓的人生。在三樓教室下望，一片金黃穗浪翻滾至遠處山脚下，看著看著，竟有股下躍的衝動。飛吧！孩子，如果你是如此躍躍欲試。只是莫忘聯考。

在畢業聚會上，老師和男生喝啤酒，微醺中，他說：「你們可不可再唱一次出塞曲？」於是大家扯著喉嚨唱起來，他沈默著回想些什麼，同學唱完後嘻嘻鬧起來，他回神陪著尷尬的笑。

經過千萬錘鍊，我成就一身好本領，展驗雙翅，果真硬挺。我飛離故鄉，穿越阻擋東西山脈，飛出關塞，朝向繁華晶亮的台北飛去。如果你不愛聽出塞曲，那是因為歌中沒有你的渴望。

我盯著玻璃中的自己，有些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原來，我從未在此落籍。

昨天，台北忽然下了一場雨。我恰正在用專業術語說服客戶，心裡卻惦記起忘了帶傘。一場言不及義下來，掏空心肺，真是「舌傷身」。在濕冷的滂沱大雨中，狼狽招不到計程車，又恨起在冬天的台北人怎能忘了帶傘。在台北可要保持精明計算，包括雨傘小事及塞車，都得列入變數計算裡，否則你生活步調必定大亂，否則怎會西裝革履在敦化南路招不到車？多變的天氣和隨時可能塞車是台北唯一的恆常。你就得一逕應付這些詭怪的要求，生活是一串的拆招過招解招。然而這一切的一切，與我何干？記著帶傘難道就是我夢想的生活？一支小雨傘在台北冬日午後抽空我一身力氣，只剩疲憊。在敦化南路的喇叭聲中我問，我在這裡幹嘛？

我是知道我的夢在哪兒的。在我牆上掛有一幅歐洲小鎮風景，磚道窄窄曲曲，兩旁站列著木瓦咖啡店。天色將盡，古意的歐風建築上了燈，駁駁灑灑在濕漉漉的磚面，稀稀落落，不情不願。讓我感動的不是風景，而是那異鄉的燈光，那燈光引起我華麗的幻想。在大學畢業謝師宴上，由環亞下看台北招搖的夜景，我又一次管不住自己想往下躍去，那是一種可以不用負責，背棄過去，追尋未知的快感。我想飄泊，是的，由環亞下躍是種飄泊的慾求，從一個無名城市飄到另一個，從霓虹燈到霓虹燈，夢與夢，夢與懣。飄泊在疏離的間隙，飄泊在挫折的美學中。是的，飄泊，背叛已知，等待未知。在霓虹閃爍的暈眩中，我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多，更多。於是，我開始往喜馬拉雅的山頂爬去，割捨與它無關的

一切，包括沿路好景。只怪初春早到，冰雪中的春意竟使我分心，不知身在何處，此身何身？

假如我的夢想只存活在燈光明滅的機率上，等待著未知仍是未知，那麼我一世白來。就似水仙納西色斯般，眷戀著水中的自己，浪逐水波之後所成就的，只有悲劇。但他忘了他愛的不是自己，而只是倒影。

親愛的阿芷，現在又是台北夜燈放肆的時候了。所以阿芷，我要和你談談。我不是不愛你，而是我得了「愛與被愛恐懼症」。所以阿芷，讓我把車停在這夜色的山路旁，我想看夜景，我想知道你在我的旁邊但我要獨處，所以只要給我片刻，請不要跟我講話，讓我感到自己的呼吸。以前我從未注意到，在令人暈眩的夜燈，其實也有溫馨的家燈，窗格透出的暈黃，男人幫女人放下頭髮，以及浴室裡鑽出的皂香。皂香，一種活著已經很足夠的感覺。所以阿芷，面對山上的夜燈，我又要遠離了。這次不是想飛，而是想逃，逃離這些。或許我會回來，但請不要試著找我。一次又一次的遠離使我離自己愈來愈遠，但唯有這一次次的遠離才能使我感覺到枝頭的十分春色。

我又要翻過山脈，再次出塞。中央山脈就是長城，而長城是一種心態，它分割了山前山後，落後進步。只是出關入關，我從來分不清那邊才是自己所屬的地方，此鄉何鄉？也不知道那裡才有我的夢想，什麼才是我的渴望，如果你不愛聽出塞曲，或者你已滿足了你的渴望？

皮皮跪地獻繩：「求你再次做我的主人吧！」他不是想被控制，而這也不代表他失了自我。他只是想找回和過去的連繫，讓他的一舉一動更有依憑，更溯至源頭。他的心連著海，連著天，連著自身古老的神話，夢開始的地方。

半夜我回到自己的窩，魅影不再，卻接到兩通電話，一是老遠的同學，國中到美國當小留學生，綠卡拿到後回台灣住不慣，又回美國，他是候鳥，隨心情季候遷移，無一定所。我打算寫封長信給他，告訴他小六時在抽屜的肉包是我多吃了，和他弟弟無關。第二通是我在PUB遇到的台東學弟，在那駐唱，他談著掌聲後的冷寂與不可抑制的暈眩感，談著生活中許許多多的感動，以及那些感動全不足以構成活下去的好理由。也談身上卑南族的血液以及血液裡的滾燙與冰冷。我邀他至住所喝咖啡，我打算告訴他，一杯杯的咖啡是一個個無眠的夜，一個個無眠的夜是一季無怨的青春。而青春總發生在燈火明滅處，一燈一怔忡，一步一烙痕。回首從頭，竟是行列成曲。說不盡你我的故事，不說也罷。

請你唱一首出塞曲，卑南族的朋友，為你，為我。請你說說卑南後山中的傳奇，太陽的大喙，以及記憶之外的忘卻，為你，為我。我斂衣危坐，我靜待聆聽。



鍾怡雯

58.2.13.生

廣東梅縣人

師大國文系學生

作品／

曾獲

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組第二名

西子灣文學獎散文組佳作、新詩組

首獎

星洲日報文學獎散文佳作

師大文學獎散文，新詩首獎

迴音谷

散文組第三名 鍾怡雯

路在奔跑，山撤退。山外有山，天光在山巔徘徊。

窗外的樹林排山倒海。山徑如蛟，在綠洋雲海間翻騰隱埋。這樣的景象十分熟悉，千百年來不斷在文字與墨彩之間運轉變化，一旦落實，卻又似夢幻與現實重疊，讓人疑幻疑真起來。

深山莽林原本是神話和故事的子宮。此刻，我正在尋找的旅途中。老人與狗、木屋與山羊，那是孤絕的意象、童話的素描，靜靜的鑲嵌在山與山的指縫間，她名為迴音谷的家園。此刻她卻十分沈默篤定，遠眺高山白雲。

群山的線條剛毅嶙峋。在山野長大的人也一樣挺拔、軒昂和不羈。令人費解的是，她的眼神如兩把利劍，冰冷不帶感情。初與她同室共處，摸不著她的脾氣，是在那個新春舞會狂歡夜、宿舍獨留我倆守空房的晚上，意外的發現她剛強背後糾結的悲傷。

「從我懂事開始，怨懟就像胎記一般附在身上，我恨死了，小小的心靈不平衡。落雨天，同學都為爸爸媽媽會打傘駕車來帶他們而興奮。我每次打從課室的門口望見一雙褲管高捲的赤足，急急踩過校園的積水而來，心裡總是一沈。故意慢吞吞收拾、拖到最後一個，還是讓同學撞見，說阿公真疼妳。我咬牙忍聲。後來知道是我父親，笑我，他當祖父倒更合適。」

她熄燈。「事實上，」黑暗中她飄著靠近床，「他是我養父。我應該感激，他很疼我。該怨的是那對遺棄我的父母。」
「妳後來沒有再見過他們？」

「沒有，也不想。他們生下我，就像吐顆核籽在地上，發芽或死亡全看著我的造化。上天垂憫我，讓我活下來，又給我一片仙境一樣的地方。也許是補償吧！總之我要活得理直氣壯，比任何人更堅強。」

黑暗中，那低抑的聲音沈著堅韌，像一頭擇人而噬的獸。忽然我手上一沈，她從斜對角拋來一顆芭樂，我幾乎從椅子蹦的蹶起，不由得輕叫一聲。那把烏黑的長髮背對我，月光下潤亮。

她口中的仙境就是迴音谷。

述及那兒的山川草木，她的銳角軟化，眼神不再下霜。五月的校園如一座熱鬧的小城，綠在撒野，陽光不再東躲西藏，大大方方的亮相。麻雀愈叫愈響，鳳凰花也長了無數豔紅的翅膀，急著要飛到那遙遠的地方。我決定造訪她的故鄉。顛簸轉緩，地勢似乎漸趨平坦，人如乘舟御風，恍惚間車止、聲靜。車窗外的老人白髯迎風，他身旁那隻灰黑山羊彎角如弓，年紀和他相當。老人不動，衣襟飄然。脚下的忘憂花開成海。

她彎腰摘下一朵，我正想湊近，忽的一個踉蹌往前傾，左肩被猛的一拍，「到了！」她輕身一躍，腳跟著地，啪的一聲脆響，像和久違的土地擊掌相見。

隨著一陣窸窣、幾聲犬吠，竹林鑽出一隻龐然大物。我瞎了眼，這是狗？外貌毛色的確像到處都可見的土狗，體型卻魁梧得令人倒吸一口氣。更荒謬的是，牠叫「狗仔」——「打從小不點兒起就這麼喊，改不了口。」

如此身段竟叫得比我家玲瓏的博美狗莉莉還小巧，小姐脾氣的她若知曉，必會繞廳一陣亂轉，冷不防在沙發撒泡尿，再一屁股坐上去，等人幫她洗澡，以示抗議。

大黃狗汪汪叫得起勁，在她身邊猛跳，身子舉得老高，大長尾巴像盪鞦韆般左右直搖。牠顯然十分興奮，樂得團團轉，似乎有點兒不知所措。

「狗仔除了會趕羊，最拿手的看家本領是捉老鼠。」狗拿耗子？我想像一隻可憐兮兮的小老鼠被牠沒命追趕的滑稽畫面。牠也偏頭瞪我，十分迷惑。原來狗也有如斯多變的表情。那狗思不思考？牠是否也企圖從我的神情捕捉些蛛絲馬跡？沒料到群山處處，與我相看兩不厭的竟是一隻狗！揉一揉牠的大耳，牠吠兩聲，有些莫名其妙。

迂迴的小徑竹籬遍地，或捲或舒，像放肆的野娃，竹篁裡的黃鳥叫得真響。穿過小橋，淺淺的水溝有一群顫呀顫的小蝌蚪，薺菜都老得開了白花。陽光在水裡泛鱗，路旁的非洲鳳仙和馬櫻丹開得真盡興，野性的生氣混合著清香，飄散蒸發。

她專心的走路，任性的馬尾像好動的小蛇，布鞋結實的踩在泥地上，我想起那個微雨過後的黃昏，在校園的後門。她若無其事的語調像在敘述一件與己無關的故事。

「那對夫妻像丟垃圾一樣，把我放在養父每日必經之路。如果落場大雨，或者養父一時看走眼，我就像不曾來過。」

高中時她小心掩飾得很好的身世洩露，強烈的自尊心幾乎趨使她終結如花初綻的生命，甚至連步驟過程都設計妥當。她閒蕩了一日，最終仍然在暮色四圍中回到小屋。屋裡暖香四溢，兩個紅心地瓜胖嘟嘟的冒煙，養父笑喚她趁熱吃，一切都沒有改變。熟悉的香味和溫度令她覺得人間的美好和值得眷戀。

小徑就在寬敞的院子前打住。瓜架上儘是細細的黃花，地上蔥綠多毛的葉叢裡一個橢圓碩大的冬瓜，像襤褸的小娃娃。忽然石破天驚一怪嘆，屋簷下一隻白馬忽東忽西的踱步，十足靜不下心來的毛躁小伙子。

後院忽聞人聲。

「回來啦！有一畦地瓜日子夠了，正好等妳們回來烤。我到鎮上辦點貨，買兩瓶酒。」那是一張典型靠土地和天候過活的臉，深溝的皺紋、老人斑，就像被風吹雨打，斑剝的牆。呵呵的笑聲是大自然陶鎔出來的恢宏和開朗。

山谷的黃昏來得突然。不經意探個頭，晚霞已燒天。淡淡的水霧遊走，雲朵以天地為祭壇，把華美的生命獻給想睡的水田，和大地最忠心的脚印；讓覓食的鳥兒辨得歸巢的方向，為趕路的人作最後的導航。

蝙蝠開始出沒，囂張的從我們頭上，面前不滿一尺處呼哨而過。最後一抹色彩沉淪，天氣忽寒。山谷的溫差如此懸殊。螢火蟲提燈巡邏，竟有一隻迷糊的小傢伙在我髮梢降落。

小屋的燈火孤明。我停下脚步凝望，心中漲滿無法言喻的感動。我們無法揣測未來，也不能向神預知時光，更不知道下一刻快樂或悲傷，然而此刻有人守著一屋溫暖的燈火，等候未歸的人，這就是實在而完滿的幸福。

老人在躺椅上打盹，黃狗乖巧的倚靠其側，只對我們搖尾巴，示意勿驚擾疲累的老主人。然而他還是醒了，憨厚和靦的笑容，令我想起邊城那個老實的擺渡人。

「老囉！鋤個地，跑一趟小鎮就支持不住。」說著站起來，「餓了吧！吃些菜墊肚子，晚點烤地瓜。」

老人喝酒，邊說閒話。她有一搭沒一搭的應答，小孩般報告學校的瑣事。他興緻很好，臉膛泛紅，直要我們陪他喝一杯。這個曾經在戰場上衝鋒陷陣，流落街頭、補鞋打鐵的老人，歲月取走他豐沛的體力和青春，卻絲毫未減損樂觀開朗的童心。

「她小時候真難纏，刁得很，又愛偷喝我的酒。不過日子還是平平穩穩的打發過去了。大雨天去接她，硬是不肯，嫌我醜哇！要是換個漂亮的小伙子，怕早就把著人家的臂彎，大大方方的上路了。」她斜瞪老人一眼，嘴巴嘟得老高，直嚷：「再說再說，地瓜熟了沒你的份。」老人顧左右而言他。我仰首，一口酒溜喉，肚裡炸雷般轟然，全身熱透。

夜深天氣愈寒，她回到自己的窩，轉個身就沒了聲息。我躺下，填綠豆殼的枕頭一摩擦就吱吱喳喳，粗布的枕頭套漿得硬挺，是只有老式人家才用的傳統洗法。

老人開玩笑的神情猶在目前。生活教給他淡然和豁達的智慧，不似年輕任性的她，孤傲的外表僅是一層掩飾傷口的痂。「我很少掉淚，除非和養父鬥嘴毆氣。自知理虧卻從不認輸。他大而化之，我責怪自己又埋怨命運，要悶上好幾天。也許，認了命會好過一點，要肯低個頭，就不會活得那麼艱難。」

我真的不了解她，思緒如此複雜。倒是看透人世的老人，我羨慕他。鎮日長閒，管山管水，聽犬吠羊咩，蟲聲迴旋。如此人生，也了無遺憾吧！

「車走車道，馬行馬路，各有走法。有人愛大魚大肉，也有人喜歡青菜豆腐。這個世界要這樣才有意思。這裡清靜，好地方啊！丫頭還年輕，讓她去外頭見見世面，磨練一下。她那個脾氣，哎呀！燙！」

她二話不說，丟個滾熱的地瓜過去。老人當火球般在左右手拋來拋去，一面苦笑說：「接了燙手，扔了又怕小姐生氣。那個倒楣的傢伙娶了妳，就像接了這個燙手的東西。」她濃眉一揚，頗不以為然。

意識逐漸模糊，然而似乎方閉眼不久，便聞雞啼。睜開酸澀的眼皮，曙光在窗外喚我，雀鳥激烈舌戰，草葉泥土混著露水的清涼從窗簾竄入。

輕手輕脚下床，掬了一把黑陶缸裡的儲水，冷徹肌骨。有霧。這倚山濱水的木屋，靈秀得不食人間煙火。不遠處的春欄有羊賴床。羊欄與木屋間是菜田，細矮竹籬芭密密圍了一圈。茄子瘦伶伶、吃不飽一般，倒是辣椒俏皮潑辣，油紅發亮。都說人生如夢，轉瞬了無蹤影，這裡卻安寧得以為時間從來不曾流動。

屋簷下的黃狗抖抖身上的毛，像要把殘餘的夢屑抖掉，然後弓身，再長長的伸個懶腰，慢條斯理踱到水池啜水兩口，人似的望著林子出神。池裡兩隻巴掌大的小烏龜疊起羅漢，立在磊石上，等待未露臉的太陽。上面的那隻得意的伸出兩隻後腳，小小的頭顱高抬。

大鳥又開始吊嗓門，嘎嘎越喊越起勁。老人宏亮愉快的聲音如鐘：「這麼早啊！屋裡有早飯，丫頭醒了，讓她帶妳去後山玩。」說著騎上鐵馬，沒入濃霧中。

後山的水塘四週是半人高的雜草野樹。蓋花似雪，密密麻麻。花踪雲影重疊，水裡也開滿白花。我們在水塘邊坐著雲起，朝霞變化。伸腳探水，水草在腳趾間穿梭。不知是否有饞嘴的小魚，誤把腳趾當餌，偷偷吮吸一下？

「養父從來不罵我，我卻三天兩頭挑件小事去鬧他。也不為甚麼，就是胸口有一股悶氣憋著，怒他恰巧要在那個時間路過，又收養了我。我沒有辦法挖掉心裡不平的疙瘩。」她望著池塘，又看看我。「鬧脾氣的時候，他千方百計哄我。想想看，一個幹粗活的大男人，費盡心思逗樂一個原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小女孩，小丑似的。現在回想，覺得自己不懂事，近乎殘忍。然而，十分幸福。」

兩人相對無語。語言是最兇狠，也頂笨拙的工具。它傷人不留血跡，需要它時，又使不上力。

山色詳靜，似老人的慈顏。風和樹葉嬉戲，白雲懶臥青天。有鷹盤旋，在遼闊而空寂的蒼穹。無論牠飛得再高再遠，總有一個溫暖的巢，等待著翱翔的翅膀，在美麗的山林間。



張復先

51.10.23.生

江西貴溪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仁德醫校教師

我心深處

散文組佳作

張復先

本來就盤算你我的方向不同，好端端地幹嘛忍不住要去認識你？然後招來那種莫名其妙眼光的對待，而你又是好好先生站在一旁接納我任何方式的出現。我傻呀，不知說什麼好，在迴廊轉角忽然叫住你，只好隨便舉例說那篇文章是你寫的吗？那我們必定是一國的，而且你是我的偶像吧。結果文藝營才在中途，我已發現同是天秤座的人未必是各類心情都能相投的，只好但願有時候呀，友情是在緣份之外製作的。只是覺得你就要成為我沒有愛情困擾的知己了，一生中第一次發現這種感情是存在的，但請你別盡把我當妹妹看，我可是已經到了猛想當女人的年紀囉，真好，這樣我就可
以去訂做一個春天了。

※我勤於擷取智慧了，在我心底升起無數陰謀的途中——

你說最好有人心情不好，這樣才好玩，我似乎明白了。你鼓勵我寫詩，最近中羅智成的盡，中得很厲害，提筆就想到要思索，於是沒了詩心，只想多喝些墨水再說。

我看見別人優秀靈魂成形的過程，我崇拜並感動，但知這是不可冒瀆去學習的。因為在抽象的性格裡，有太多不同的血型和際遇，但我已暗中習得在我思索的方向上，是必須有意義和哲理的。我開始考慮並猜想，在我目前的今生裡，我一切的憂鬱和所有的疑惑，是不是都可以在書中尋求到因果？於是我勤於擷取智慧了，在我心底升起無數陰謀的途中

想哭又無淚，怕這心情又要無端地夾進心裡，成為潛伏的不愉快和暴躁，見了人就沈默。你說的對，愛裡恨裡都是

別人的事，自己不知道跑到那裡不相干去了，想來滄桑，卻又總是死命地重覆著。我愈走愈遠了，只為融合短暫和永恆，但這種為使外在事件表現出一種內在涵意的自命不凡，終使我嚐到了不應超越人類有限度願望的教訓，如今落得進退皆不是，白，你一向疼我是個乾淨的小孩了。

果然是心傷的情緒比較容易記得住啊。我想自己是個在鋼琴鍵上輕跳華爾滋的人，我想當一株沒有重量的蒲公英，五月的合歡花……很想念你，那些回憶偶現的片刻。

※當什麼都不作奢求時，我就可以像一尾得水的魚兒了——

用很多不平衡的眼淚寫了封信給你，讀了讀覺得泛濫，又被自己撕碎，每個人有多少不願被察覺的脆弱啊！五月過後，沮喪的心情常讓我突然靜靜地就會流起淚來，我朋友的弟弟出了車禍，無照駕駛，撞死兩條命，我的朋友在車裡也死掉了。原來年少擔憂恐懼的事，都真的會發生，這些日子，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孤單無助，那是種心底隱密而無人能訴的悲苦啊！

有時候對自己生氣的原因是自己只會哭，悲憤得無計可施，哥哥呀，是不是真的必須歷經過一些不願經歷的事，成長的步伐才會穩當些呢？我覺得我病了，不願對任何人說話，不願再參與任何悲歡。回到中壢老家，閒閒地種花，夜裡都是野薑的香，我曬太陽看書散步，遠離所有使我發病的藉口。台北的我，神經衰弱的我，把自己的憂鬱積蓄太久了。我回來，是為了再回去的呀！

有時真不知自己的心掉到那裡去了，總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期待，當我決定了方向，一切似乎都要穩穩的了，不再有波折，但那樣是好是不好呢？任何事情開頭與結尾都是可以輕易幻想的，可是過程就難了。照這麼說，也許當什麼都不作奢求的時候，我就真的可以像一尾得水的魚兒囉！

該見見面了，很奇怪，一直怕些意外會發生。你可不可以有所準備，因為我……如果見著了你，可能只會荒唐地呵呵笑不停，恍如隔世，還記得我是誰嗎？我是從前寫詩的小女生，要去見你了，有一天。

※我剛喝了杯紅粉佳人，腦筋裡微盪著一些奇異的張狂——

撥了電話給你，聽見鈴聲又掛斷了，我怕的是我又會把一些原本秩序的事搞砸，白白將一種情緒笨拙地表達不清，我怕別人不懂怕你笑，覺得自己愈來愈狹隘和不健康，愈來愈容易猜忌和惹人厭，我難過，我心中一直有個死結，我走不出去，在牆裡，溼溼冷冷的空氣，一些夢魘躲藏的角落，我看不見別人看不見哥哥你呀。白天我好好地跟別人嘻笑打屁，夜裡卻把自己深深鎖起來，我力圖振作，卻也總是在一些出爾反爾的情緒上打轉。

我常想念你的精神世界，想靜靜躲在裡頭吃餅乾，唸本淺顯易懂的英文小說。我錯估了自己數學的低能，才考十二分，是我過分縱容了自己，總心存僥倖一些離奇的事不會找上我。許多朋友來看我，卻叫不全他們的名字，我思念所有蒼白的過往，也許悲傷可以不讓我太清閒而變得慌張，像隻長了好多翅膀的鳥，拍呀拍就是不能夠飛翔。

我好快樂啊，快樂有時是屬於哭泣的，寫了好多溫柔的夢，用我憂鬱的筆，許久不曾思考不曾忙碌，誰說我不渴望

被讚美和諂媚呢？我仍是個會為了漠視醜惡而審慎做作地建立自己想像中世界的矯情女子啊。即使明知只是種阿諛的假象，也會為怎樣而怎樣的理所當然下去，終至過了頭。

課業上有些怠惰，因為老師很摸魚，日子很虛妄，仍不斷寫歌詞，與朋友出遊，但又怕不會提早用光了每個人註定僅有的美好。安逸的憧憬中瀟灑著貪婪，我剛喝了杯紅粉佳人，腦筋裡微盪著一些奇異的張狂，真不懂生活上為何能有如此多的喜怒哀樂，讓我轟轟烈烈的都敢於嘗試，讓我一再重覆交織這所有知覺，讓我哭讓我笑，哥哥呀那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有那些程度上的彷彿呢？我忽然好愛這世界，好愛生命所讓我負荷的種種，憂傷亦可是種美麗吧！

※我以為曾經有過的，是可以永遠的，不須為了拼命要延續原有的樣子而做某些的努力——

有人說我刻薄，常常傷朋友對我的心，可是我那裡可以去承受我所有朋友對我的好和愛呢？又那裡有太多時間去平均分給我所有的朋友啊？我只好拼命躲起來，不要別人給我吵鬧和那些其實一點都不渴望的驚訝。我變了，以前太軟弱及隨和，可是如今的冷靜好嗎？就像這次你和貓咪姊姊的分手……我以為曾經有過的，是可以永遠的，不須為了拼命要延續原有的樣子而做某些努力，所以，我不是沒有任何應該較為強烈的反應，因為，又如何呢？

我什麼都做不來的，只願意叫你多看些書寫些稿，做些從來沒想過會去做卻又不是墮落的事，叫你偶爾看看電影，偷偷想念貓咪姊姊和一些過去的片斷，再掉幾滴眼淚，日子就會漸漸過去了，每個早晨都有不同好聞的空氣，有天也許再次碰見應該會尷尬的彼此，也能夠海闊天空那般，唉，生命的事，誰知道呢？席慕蓉說，我從海上來，帶回航海的十二顆星，你問我海上的事兒，我仰天笑了。哥哥你會不會從裡面突然領會到某些特別的意思呢？

而你再次路過我住處的時候，只覺你變得好亮，像天使，大概是你剪短的髮散發的吧，要不，我猜想，你的思緒一定是有了新的出人意料的轉機。知道你走得很遠了，一定很遠了呀，你總是漂亮無事的讓別人還沒機會趁虛而入就又獨自堅強起來了，害我相對地又變得好虛弱。

你就像陣輕煙，抓不住，令人為你很多匆匆來去不經意帶來的歡樂與善良而感動淚下，可是，你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派謹慎儒雅，眼光遠大，處事厚道精明，想得多考慮得深，真的，都好，你的心太仁慈寬大，凡事為人著想，喜歡你有你的氣度，也喜歡你的風格自信，可是哥哥，你覺得怎樣啊，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扮演太多為人設身處地複雜錯亂的角色，會不會很辛苦？那種從一而終感同身受的堅守，會不會造成一種在生命中輕重無法辨明的負擔呢？聽了你的事，我覺得同是天秤的自己時而清明時而渾沌，一種對生命某部份暗許的誓言隱隱在痛，所以只想躲在自己的溫州街讀你買給我的書，喝一罐水瓶座，抽三支煙，真怕自己忍不住的感傷隨時會潰堤。

※就讓那些細瑣回憶，好的與不好的都陪我吧——

開始想去逃避你，或許逃避的是我自己和那個好不容易鼓足勇氣說出的秘密。我也很想跨出去，到你身邊做個任何生命中尷尬和痛苦部份都可淡化的人。但我像個O型這美麗傳統性格的叛徒，永遠學不會「轉彎」這件狡猾的事。或許是我多慮了，你應該是那種清明且包容極大的人，雖然我才知道原來哥哥你一開始就老早知道我隨時撒了無數的小謊。

其實你早就猜出溫州街住的不會只有我一個人，而你照樣乾乾淨淨地視我為單純，等我自己有天忍不住唯獨對你嘗試傾吐靈魂的痛楚。明知哥哥出奇的理解是我預料中本該有的智慧，但又反而害我惱恨在它裡面有沒有我不堪想像的成見在。是我肆意太過而忘了那苦苦守候的美麗心情了嗎？真的！相信我，不是這樣的，長久來尋求的也只不過是種成熟的感覺，而非為了一時衝動滿足我的恣意；但我又怎能不在乎如今得親口告訴哥哥我好像已經開始後悔了——原來我和他共枕關係的後面竟還隱瞞著另個女孩——天啊！「隱瞞」，一種表面無邊無際的安定所帶來的無助空虛，從此完全搗壞了我對美好未來的盼望。

常覺得那些規律的生活好假，而當我以為我可以對自己負責時，才發現那些渴望獨立的背後藏有多少滄桑與哀愁。我相信永遠，但它在愛情裡面發生的比率占得是最少部份。如今只剩你能體諒我一向華而不實的個性了。不是我沒辦法拒絕他哭著回來求我，陽光下很多攤的知覺都已死了，我不說話，看著他怎能任著自己像孩子般毫無擔當地只會認錯復認錯，有些人值得等有些人不，我都明白，我並不決定等他，但他仍在我生命的附近徘徊不去。我很甘心，被自己這樣的解釋深深地打動與催化……

真的——一直很在乎你的，對人事的處置，你有特殊而令人期待的見解，只是，這次，不曉得你為何靜靜的不理我了？只因我的朋友衝去他家狠狠鬧了頓，使我好端端地也成了理虧？我不清楚而且不能預知未來的變數，那使必將在這段日子裡枯萎的我，沒有一絲感覺念頭或者別的。親愛的哥哥，我洩氣極了，好像是麥田捕手的那個男孩說過的吧：就讓所有細瑣回憶，好的與不好的都陪我吧！

※生命是件奇妙詭譎的事，它可教人在癡裡笑裡那麼拼命地往任何一處精神的土壤裡紮根——

我曾經受過很深的傷害，不僅是愛情這件事或是他，我的傷害來自對生命的理解以及生活方式的漸漸讓自己驚惶它的萎靡。我曾經活得很自由，卻不小心讓自己養成依賴別人而活的惡習，因他悲喜。愛情的幸福使人麻木與退步，我不曾履行你以前教過我的自主，但我都記在心裡；一直迷信自己有著別人終將發現並珍惜的內在與美麗，如今想起幾年來你預言式的談話，我只會厚著臉皮說我都懂呀。因為我終是要學會讓任何感覺與情緒自然的在心中來去，不是哀求不是製造，而是能放鬆休息的片刻。

這次的事，你說，我是不是拼命想長大又長不大起來？我笑了，然後在麥當勞的櫃檯前忍不住就掉了淚，你是我精神世界裡唯一仰慕的人，也是世俗人間裡唯一不讓有機會牽我手過馬路的人，我很拗很任性，愈想和你平起平坐愈知不可能。我沒有真正長大過，對「信任」這件事我太放心，一直以為它是乾淨和恆久的，但我怎麼可以一再訓誡我的朋友不要相信這種神話，而自己卻深信不疑。

我自閉的毛病又發作了，不肯與人交談，把心裡最隱蔽的地方鎖起來，自從上次我任性摔了哥哥為何每次都那麼冷靜的電話後，我變得恍惚恍惚的。帶著你報上的文章專程跑去機場旁看天空，藍藍的天空，在這很少能觸及彼此心靈深處的茫茫人海，直到閱讀你最新的稿子，才覺彷彿初識的你又回來了，真誠熱情光明健康，你的世界，躍然紙上。飛機

轟然飛過，我抬頭凝望，不禁笑了，哥哥對我那有什麼理或不理的呢？你的人一直在不遠處，不曾離去，原來生命是件多奇妙詭譎的事啊！它可教人在癡裡笑裡那麼拼命地往任何一處精神的土壤裡紮根，於是我明白我今後將要如何地更堅定與單純了。



童淑蔭

59. 8. 9. 生

台灣台中人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

作品／

「依依」(榮獲雙溪文學獎)

「山野之愛」(榮獲中央日報文學

獎)

「生命之光」(榮獲愛盲文學獎)

「天窗」(榮獲台北市立圖書館徵文

社會組第一名)

茶煙映山起

散文組佳作 童淑蔭

焙茶香。 初春時節，花事正穠。簷廊起風處，漫燒石鼎試新茶。細聽綠浪翻滾，原帶松濤竹籟；輕輕啜一口，竟是滿山晴日。

之一·山家谷雨天

姆媽的家鄉，在閩北的武夷山，一畦一畦的都是茶園。新長的小茶，葉子綠嫩，背面有細茸毛。泡出來的茶湯，清新鮮爽，所以鄉人都認為小茶是最美的。姆媽小時候溫馴乖巧，乳名就叫小茶。

九曲溪發源自武夷山，一條青碧的帶子，蜿蜒在層山疊翠中。春夏間山深林密、水流豐沛；秋冬時遠山瘦了，溪水也淺些。時間的長河靜靜地流，這麼的春去秋來，園裏的茶樹，飽飲四季風霜，益發鮮碧可人。姆媽十八歲的時候，出落得亭亭玉立，村人都說是一朵會唱歌的白色山茶花。當黃鳥啼鳴，武夷山上一野陽光，清朗的光線，如透明帶甜味的愛玉凍，年輕的少男少女，邊採茶邊唱著風謠，山野兒女的純樸情懷，就在茶園間漾開來。那嘹亮的歌聲，即使是霜婦聽了，也在採下一片綠葉後，輕輕嗅著春的氣息，心窩裏自是日暖花開。

許多個晚上，夜雨敲窗，漏水簷下的風鈴叮噠有聲，我們母女倆煮茗到天明。姆媽只喝武夷岩茶中的大紅袍，骨瓷

小壺煨著幾撮葉片兒，滋味醇厚，滿室生香。這些年來，姆媽的髮上，開了一朵又一朵白色山茶，我問，還記不記得採茶小調？姆媽喝口茶溫潤喉頭，眼光落在窗外無盡的蒼茫夜色，年少的漪旒風光，隨著茶歌緩緩流出……

「茶也清呀，水也清噢，

清水燒茶，獻給心上的人。

情人上山你停一停

喝口新茶 表表我的心」

山崗的小路，通到茶山頂，石頭踩得亮晶晶。姆媽提著一籃食盒，往安溪去，姑婆病了想吃些鮮味。竹籃裏有一盤石鱗肉，和一鍋冰糖建蓮湯。姆媽的這兩道菜，手藝極為精湛。石鱗片就是山雞肉，閩北的石鱗長在深山溪澗中，肉質白嫩細膩，最能清熱解毒。那裏的蓮子，顆粒大又圓潤，煮久了也不糊。

姆媽走著走著，小徑旁忽然出現一個軍官，是個飢餓、衣衫污穢的軍官。那時節，游擊隊常在山林出沒，許多婦女受了委屈，只能向暗處飲泣，漸漸地，角落裏長出一層肥沃的青苔。姆媽聽慣這些傳說，心裏也是怕的。可是，她再一望，眼前只是個飢餓受苦的人。

這時——天地靜謐，僅聽見風吹鳥鳴，花落有聲。方圓內的茶樹，棵棵葉重如鐵，樹形儼似觀音。諸佛無言，人世有情。

姆媽從竹籃端出石鱗片，軍官大口大口地吃著。一問之下竟是同路，兩人划著竹筏，順著九曲溪水勢而下，一忽兒飛快地滑下淺灘；一忽兒平穩地飄過水潭，天光雲影全在波浪中。軍官喝著冰糖建蓮湯，談笑風生時，一不小心，兩顆圓潤的蓮子，如珍珠斷線，掉落江心水花裏。這軍官後來成為我的阿爹。

姆媽手中的武夷岩茶涼了，我為她沏上新的一壺。紅木小茶几，蒼白的牆壁，以及少有人坐的椅子，都掛著姆媽親手織的彩色墊子。阿爹公事忙碌，長年在外；而我負笈他鄉，離家日久。姆媽一個人，守著空洞洞的三合院，為了阿爹和我，她終究不悔。窗外更深露重，室內茶香清遠，姆媽拿出首飾盒，裏頭兩顆微黃的珍珠，笑著說：「這是結婚時，你阿爹送的，說是為了賠償那落在九曲溪的冰糖蓮子……。」

閩北茶書記載：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生，故聘婦必以茶。

之二。空齋拾枯葉

前年，阿爹從軍職退休，祝賀的長鞭炮，霹靂啪啦，在空中炸出百朵紅花，光榮旋開旋滅，剎那間都成灰燼。這時，姆媽墳頭的白色山茶，已榮枯三歲了。阿爹一個人搬到台中縣大度山，他說那裏陽光清明，對老人的風濕症有益處。我才訝然發現——阿爹已是塵滿面、鬢如霜。

大度山的房子，離塵囂甚遠，綠濤翠浪中，一棟簡樸的紅磚房，阿爹用香草燻淨穢氣，山裏檢來的樹根頭，刨平了

當桌椅，還在門口鑿個水塘，養蝌蚪、青蛙和荷花。水塘左邊栽十來棵楊柳，右邊是一小畦茶園。大度山泥土乾旱，當地居民種甘蔗、花生。阿爹為了種茶樹，所需的砂土和灌溉水源，都著實花費一番苦心。當小茶餐風飲露，發細芽，長綠葉，阿爹卻淡然了。往昔辛勤皆手植，而今日——開落任春風。

幼年的時候，阿爹偶一回家，他將我抱在膝蓋上，教我背唐詩。看年幼的女兒，古文能朗朗上口，是他最開心的事。剛開始，我們讀千家詩，唸及李太白的「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阿爹深深地歎口氣，良久都不說話，原來那是他官場最失意的階段。以後，阿爹常讀一本五千言的小書道德經，他常說人生最高的智慧都在裏頭了。到現在我還記得，小陽春時節，阿爹泡一壺濃苦的鐵觀音，坐在樹蔭下吟哦：「孝而不侍，長而不宰，功成而不有。」

四月清明節，紅嘴鳥兒棲在相思樹上，鳴聲哀哀，彷彿泣血。我和阿爹拔著墻間青草，用竹片扶直山茶花枝幹。只能好好地照顧姆媽的家，至於野草深處的荒墳斷碑，就不忍注視了。

山頭風冷，細雨紛紛。我好像聽見，遠古以來孤哀子的悲歌，自四野響起：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姆媽品著佳茗說：「這茶甌清冽，是竹東山泉水。」

偷眼望阿爹，他卻寧靜安祥臉露微笑，緩緩說著：「大寐將醒。」忽地風靜雨停，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一望，也無風雨也無晴。

阿爹心思明澈，生活也極為簡樸，這是人生大起大落後沈澱的智慧。從前的風風雨雨，都化為老年的寧靜平和。大度山清晨多霧，我陪阿爹掃滿院落葉。楊柳條經東風裁剪，葉片兒細長，沾泥不易掃，就讓它化為春泥。攬仁樹葉子肥厚，金黃枯綠各不同，那葉脈一如宿命掌線，阿爹全然不見，繁華落盡方是真樸。昨日農人來，告知這塊地已賣給建築商，我心頭一驚萬般眷戀，阿爹卻如老僧入定，哀樂不聞，只說：「起高樓，宴賓客，忽然又成衰草牛羊場。」

掃完落葉後，東山漸露曙光，阿爹練太極拳，大塊噫氣在掌間翻轉流動，他與自然融為一體，八十多歲人了，仍如此輕盈自在。阿爹飲茶，不似姆媽講究茶具品種，一把大陶壺，任何等級的茶都喝，他喜吟皎然茶詩——

- 一飲滌昏寐，情來朗爽滿天地。
- 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輕塵。
- 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

之三·月上紫薇花

臺灣初冬，天候轉涼。山路旁幾棵老樹，光禿禿的枝桠，另有一番古峭的氣勢。我和朋友來到木柵貓空，暮靄野煙中，不由得要想起馬致遠的天淨沙，詩人骨寒已久，卻留下如此涼的曲子，任後人在異時異地檢拾這份心境。

岔路口，立著「寒舍」與「邀月」兩處茶館的指標，因愛著高處不勝寒的蕭瑟感，就隨著路徑往上走。放眼望去，雜樹叢生，芳草連天，野地的生命力恣肆奔放。都市的茶藝坊常見精雕細琢，雖然典雅卻處處有斧痕，而僻遠地區裏簡

陋的小茶館，別有自然情趣。我們選一靠窗的位置歇腳，捲起竹簾子，涼靜風恬，遠山縹渺。

桌上一壺熱水，正冒著熱煙。茶館主人推馮「水仙」，說這茶帶有青草香。朋友用熱水溫壺，熱氣慢慢地透出小茶杯，緩緩地溫暖執杯的手。我注視著朋友眼睫下的寧謐，她即使說話、執壺倒水，感覺上仍是沈靜的。同事常開她玩笑，說是從文曲星落凡的女子，她，被文學洗滌得乾乾淨淨。朋友柔軟的亞麻背袋裏，常是一本詩集、鉛筆和便條箋。古典詩詞陶冶她溫柔敦厚的性厚，而現代詩又鍛鍊她敏銳善於辯駁。朋友不太說話，是個習慣動筆寫字的人。她輕輕嗅著聞香杯裏淡淡的香味，窗外數朵紫薇花盈盈開展。

茶以安靜的速度冷卻。小茶館瀟灑著清香和暮靄，有人點亮一盞昏黃的燈。我們談起古典小說，朋友極為喜歡金瓶梅詞話，我很訝異，清空靈秀如她，理應喜愛情感剔透的紅樓夢，閱讀千遍的，竟然是這樣慾望橫流的一本書。她說：「金瓶梅是一面鏡子，讓人坦然檢視生命的七情六慾。」朋友對待人性卑弱的部份，總持悲憫寬厚的心。天色一下子暗了，窗外景物全隱沒在深沈的夜裏。漆黑的天幕，升起一顆星子，是晶亮的北極星。讀文學的人，在滾滾紅塵中，長持清明潔淨的心靈，仰望永不移動的北極星。

月光將紫薇花影照在木桌上，茶水涼了，兩碟四喜小松糕也見底了，我和朋友踏著一脈清輝下山。木柵貓空滿山茶園，季節雖已入冬，猶傳來烏蟲呢喃聲。



林瑞宏

54. 6. 1. 生

台灣苗栗人

美國喬治亞學院後勤管理碩士

經歷／

研究助理

現職／

航發中心技士

作品／

散文：「拍與不拍之間」

抉擇與錯過

散文組佳作 林瑞宏

一直想寫一篇有關立志和抉擇的文字，但遲遲沒有動筆。當初想寫，是因為參加救國團主辦的素描班的緣故。不過，後來因為申請學校錄取的通知來了，便忙著辦出國手續，而將這件事情忘記了。這一忘，就過了兩年。

讀書和從事藝術的二選一裡，和十數年前一樣，結果還是讀書贏了。為著自己的重蹈覆轍，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不明白，為什麼可以這麼果斷且沒什麼掙扎地犧牲掉自己的興趣，去讀可以讀得很好但卻沒什麼勁的工程書。但，我確實知道，讀工程相關的書，可以有較有保障的工作，可以有較優渥的薪水，並且可以生活得比較安定。我畢竟是現實的。

十數年前，我才十六歲，在那樣的年紀裡，作文那麼好，數學沒人比得過，記憶力好得可以把歷史地理整本書一字不漏地背下來，模擬考成績則總排在全校第一位。功課好也罷，還常有事沒事代表學校參加寫生比賽，然後總理所當然地領一堆獎狀回來。那時候年輕，畫畫，只是正經事外的雜務；讀不讀得好書，考不考得最好的高中，才是生活的重心。而腦子聰明，似乎要比手巧來得了不起。高中聯考前，父母建議或許可以考慮考考師專美勞科，當個有一技之長的畫畫老師也不錯。我則認為會讀書、能讀書為什麼不讀書，術科便敷衍放水地以幾分之差，丟臉地被自己看也看不上眼的師專淘汰。因此，我只好去讀竹中了。這是讀書第一次勝利。從那以後，我與畫畫脫了節，但也興致缺缺地讀著書，好像到那裡也沒人得比，讀起書來沒什麼意思。幾年的放蕩，書沒讀好，畫畫更成為不堪回首的歷史。我的心裡有重重的包袱，惟恐自己小時了了、江郎才盡，再不敢動筆，甚至也對自己的腦力有了懷疑。也痛恨為什麼讀無聊透頂的理工，為什麼當初沒有自己的見解，老跟著別人，跟著大眾的方向走。前些日子，當知道鄰家小孩年紀輕輕放了高中不讀，去念

專校美工科時，我為他的勇敢，心，緊捏著。

十年後，我已經二十六歲。因為生活中沒有方向，不知道活著做什麼，便想貢獻一己之力，服務人群。我替盲人錄有聲書，並到救國團當義工，畫畫海報。正巧那時救國團為培訓幹部，分別按義工專長，開設各項課程，免費提供義工工作之餘充電、學習的機會。我報了素描班。上課用的是炭筆，我從沒接觸過。一開始，我抱著下班沒事去玩玩的心態，但卻越畫越慌。我發現，我的手，在睽別畫筆多年後，仍靈巧神奇得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我該怎麼辦呢？既有能力、天份畫畫，為什麼不畫？但又擔心如當年認為該讀書一般，只是虛榮地捨不得自己的能力，不是因為興趣。彷彿考量的觀點不是自己的，考慮的對象也不是自己，我似在估量一項具有潛力的商品，值不值得投資。畫畫，像慧星久久一次的造訪。上次，我拱手讓它離去，這次，是不是仍要眼睜睜地看著它擦身而過？高中時，也沒為什麼便讀了甲組，我甚至記不得曾抉擇過、想過。大學時，曾哀歎當初走錯了路，既喜歡文學，為什麼讀的不是文學系，整天和冷硬刻板的數字、理論廝混。以前種種，已過去，我不願以後仍要現在種種而歎息。以前還小，一半的抉擇靠感覺、靠機運，現在不同了，我必須好好、冷靜想想自己能做什麼？想做什麼？能不能忍受創作的孤獨、挫折與痛苦？我煞有介事地思考了一個禮拜，在向老師請益後，立志當個畫家。就在這時，原以為沒希望的公費和學校申請，過了。我便按社會的要求，毫不猶豫地投筆讀書，修理工碩土去了。讀書不用多想的決定，和當不當畫家的慎重其事，成了諷刺的對比。於是，讀書第二次勝利，慧星再次拖著尾巴悲傷地走了。讀書真的勝了嗎？我真選擇了讀書，還是叫社會的走向選擇了我？其實，我不過是個抉擇的傀儡。

慧星走了，是兩年前的事，這一次，來了個火星。

回國以來，我重新整理了以前塗鴨的稿子。可能是因為用有限的英文單字寫報告寫多了，習慣了以平樸的文字表達心中的想法，我一反過去咬文嚼字的彆扭，大刀闊斧地把當初青澀的文字刪改後，這兒那兒投了數篇稿子。在其中一篇文章上報的雀躍平息後，在受到鼓勵瘋狂地寫了一堆雜物後，一連收到幾件退稿。我自知一定是自己的作品不好、有待加強，便一方面四處找尋有名氣的作家發跡之前是如何遭遇、面對退稿的，又是如何從退稿中堅強地相信自己可以寫、應該繼續寫，來安慰、建設自己；一方面則準備作文比賽似地勤讀了一系列年度散文、年度小說選，以觀摩別人，想想自己。沒想到，在滿腦子別人的散文、別人的小說的情況下寫出來的散文和小說，還是令人不好意思且有些殘忍地被駁了回來。為此，我罷工一個晚上。

就在罷工的晚上，我不經意地走進一家書局——顯然並沒真的罷工。

我在一排排、一列列的書叢中走走停停，這本翻翻、那本看看。突然，有兩個字，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卡通裡觸電似地向我張牙舞爪，加壞了心情，紅熱了雙眼。我在氣自己且恨自己。

這兩個字是「錯過」。因為這兩個字，我非表達不可地提筆寫著兩年前就想寫的體悟。只是，兩年前想寫的，著重在抉擇的困擾和結果的無奈；現在想說的，則是對人生一串串錯過的感傷。

「錯過」，可能是因為「我的第一次」中，睦濤平說談的延續；可能是林清玄一本本書的刺激；也可能是「超越自我」的觸發。

不只是劉墉那本書的書名令人生氣，他這人的多才多藝，惱得我不高興。不是不喜歡林清玄，但他能寫那麼多又寫得那麼好而且還寫得那麼感人，叫我懷疑他是個賊，偷走了我文字創作的天份。至於睦濤平，我則為他興趣的廣泛及無限的活力，不平衡。

人如果不跟人比較，活得不會太壞。安安分分地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扮演一顆稱職的小螺絲釘，也挺好。但，偏要同入比，而且要挑個聲名響亮的來比。比前，極盡幻想，自以為自己絕對不差，於水準之上；比後，要頹喪、要自我否定、要自覺一無是處。青春就在比較間，在喜和憂的落差裡，在幻夢和實際中，蹉跎而過。別人能，為什麼我不能？這樣的自問，讓自己覺得還有對現狀的不滿、還有自省；卻沒有行動。這樣的不滿和自省，有著牢騷，有著強說愁的驕傲，有著不得志，也顯示了自己的無能。

「錯過」，是不是我個性的最佳註解？是不是也同時是我人生最貼切的詮釋？錯過的東西，無法細數，而因著性格上無法投注、專心、持恆的弱點，還會有更多的錯過，伴我怨怨嗟嗟的走過悔罪的未來。悔的是沒曾下苦工發揮、掌握自己的才能，罪的是對不起上天、對不起父母特別眷愛的天賦實質。錯過，似乎已悲觀地成為我前進的阻力，而不是躍昇的契機。

我自以為具備了很多能力，而且每一樣都行，都可以發展成為一項專長，問題在於該如何取捨、如何抉擇？如果都選，我懷疑我能控制；如果僅選一項，一來不知熟輕熟重，二來亦覺得不夠也太可惜。我既什麼都不放棄，也什麼都無法兼顧，我根本沒曾向前踏出任一步，只在原地為著五光十色的選擇，自大，也為著沒有選擇的魄力，自卑。我的確有夠多的天份，但卻宿命地缺乏恆心、毅力，及分配、規劃時間的能力。所以我的天份無法深植、無法持續成長，像灑在淺土地上的種子，早發、早謝且永不結果。我敗在抉擇中。

假若，有一種能力未曾垂手可得地向你接近，它的流過，不叫錯過。因為，你要不沒曾覺得它應屬於你，就是尚未發現自己曾與它很接近。你沒想過，也沒試過，所以，你不會有遺憾。而等到你有這種恐慌，等到你為自己能力的未善加利用而惶惑時，錯過已進行了大半。剩下的，是確定它的錯過，並唏噓一下，心情不好一下。然後，抱個舒服的枕頭，作個「如果」的好夢，就像沒曾有雁飛過一般，一切又恢復一種沒有感覺的平靜。一直要久久地等著，等著下一次同個慧星與你的軌道切合——但你不得曉得它的週期；或等著其他有著亮麗色彩的星子環轉而來——可是你並不確切知道，到底還有沒有這樣的可能，也許你已錯過生命中的唯一。在人生的過程中，一個人，最多能有幾次火光石電那種錯過的感觸？一個人，又能擁有多少令他惋惜的特殊稟賦呢？

我能讀書，我能畫畫，我能寫作，我可以唱歌，可以演辯，可以攝影，甚至可以短跑，可是這些「能」和「可以」中，到底有那一項，我真正認真嘗試過？我像一個可以選擇開那一種顏色花朵的花苞，幻想著各種顏色的美麗，卻在

花期過了，仍下不了決定。結果，我的花，什麼顏色也不是，徒留一個枯乾的蓓蕾，令人憑弔。就像是徒留一個「錯過」的空虛和懊悔一般。

相對於我的錯過，林清玄、睦濤平、劉墉則掌握了他們多樣的才華，他們非但掌握了自己的才華，還時時把它們剝得發亮，以掌握更多的東西，並本著此種精神，去面對生命中各式各樣的考驗。然後從考驗中成功，從成功中更上一層樓。因此，加深了很多人錯過的遺憾。但也因為他們看似容易的掌握，你認為你也可以，只是你不願意、你不屑，於是，錯過變得比較無所謂了。終歸世上不止你一個錯過，況且還有很多人掌握了你曾錯過過的東西。你認為是際遇出了差錯，使得你仍沒沒無聞；他們不一樣，他們是天之驕子，得天獨厚。你嫉妒。

檢討我寫文章的過去，我覺得慚愧。從高中看一堆翻譯文學開始，我便很奇怪地鄙夷著中國人寫的中文。彷彿那種翻得很爛、要讀上半年還讀不太通的語句，才叫文學，才有深度。而且越是別人看不下去的東西，越要似懂非懂地硬吞下去，這樣才顯得出我的與眾不同。經由此種幼稚、愚昧的演練，我的文字變得不中不西、不堪入目。可笑的是，我還覺得我的文字長於心靈的刻劃，適合哲學上的思考。我瞧不起國文老師，我從沒用心寫過作文。催交作業時，總胡亂用潦草的字體，寫得一片烏黑，還隨興出一些也不見得高明到那兒去的題目。因此，老師從不知我能寫，我也從不認為老師懂欣賞。而，現在我才知道，我其實是用自以為是，用唱反調，用我的青春，浮淺地寫一篇叫「錯過」的文章。我不再那麼年輕，我想像不出在狂放的十七、八歲，我在想什麼？在那一般對文學有興趣的人開始耕耘的年紀裡，我在做什麼？而這段恣縱的歲月，給了我什麼領會和成長？它是否豐富了我寫作的內涵？我不知道。

我是到臨近兩年，在偶然的機會參加了文藝營後，才開始看中中國作家寫的東西。我不知道年少時對中國人寫的文字的自輕，讓我錯過了多少欣賞好作品的機會，但等到我認真地想表達而表達不出來時，才曉得，在文學的領域裡，有好長好長一段路要走，而且還走得一點沒信心。

我一直沒曾在稿紙上刻苦過，不懂方法是其一，沒有耐心是其二，對這個社會沒有關懷是其三。興來時，胡亂寫寫，投投稿、退退稿，然後，便挫頓不再寫了。我甚至認為編輯沒眼光、沒程度，看不懂我的「大作」。小時候仗勢天份畫畫得獎的經驗，給了我一個錯誤的觀念。我以為作家應與不用讀書便可考第一名的天才一樣，不用努力、不用經營便可以寫出會被刊登的文字。因此，要嘛是沒人知道我，不嘛就是我根本不能寫。既然我覺得我可以寫，那麼便是編輯們還沒發現我這塊璞玉。我總在私人信件中狂暴地揮灑，字總故意寫得很飄逸，內容寫得很捉摸不清，因此，總能贏得少女們的崇拜及文筆很好的傾羨。我似乎滿足於這樣層次的讚美，並且偶爾詩人似地發發人不知己的愁騷，從沒踏實、耐心地寫，去從失敗中學習。我錯過了該努力紮根的年歲，我錯過了與愛好寫作的人交往、切磋的機會，我錯過了表達自我、與別人分享自身體驗可擁有的喜悅，我錯過了一座座或許可以屬於我的獎項。太久沒有得獎了，一只獎狀，拿在手裡，該是什麼滋味？一個人若沒得到別人的肯定，自己對自己的信心滿滿，必定是暫時的。有了肯定，才不會因怕挫敗而不敢用心投注，也才會有源源不止的動力，驅策自己創作出更好的作品。

房間牆上那一把吉他，已成沾惹塵埃的裝飾品，那是左手尚未長繭前，掛上去的，有一幅未完成的肖像，不傳神但又一時修改不過來，便擱在一邊，一擱，便擱過了半年。櫥架上一排英文字根字彙的書和語言帶，書本有了蛀蝕的痕跡，語言帶則發了霉，好像幾次突來的熱情淋了雨，在六月陰陰的季節。櫃子裡的照相機，疏於保養，鏡頭上長了香菇；攝錄機則患了色盲，紅花可以變綠，藍海可以轉黃，一副地獄的圖相。慢跑鞋買了兩年，依舊簇新，雖出了學校少有短跑或接力的機會，但自我鍛鍊身體地跑跑，每次卻持續不到五分鐘，而且總是三天打漁，一年曬網。錄製有聲書，一本書錄不到一半，便挑說翻譯的傳記文學不適合自己感性的嗓音，便丟給了別人去收尾。真不知我做什麼能夠有始有終？我到底能夠完成什麼而不半途而廢？我氣自己個性上的弱點，氣自己不能吃苦、優柔寡斷，又無法持之以恆，似乎「錯過」將永遠屬於我。書局，將可能因永遠沒我的書，不肯進去；畫廊、畫展，也因沒有我的作品陳列，而怕去看了心痛。我該怎麼辦？難道真要讓「錯過」，伴我一生？

不！

或許寫作是拋卻「錯過」的良方，是戳破心結的利刃，可以讓我在倉頡碼的拆解、組合中，更了解自己，更謙虛而勇敢地接受自己的極限。是的，錯過雖表徵著過去的失敗和失去，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幸錯過的，何不珍惜這份上天厚愛的機緣，誠懇而不貪心地按部就班去耕耘呢？

這篇文章，不就是一個立體證明？我相信，開始總不會比原地踱步的抉擇，錯過更多。